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⑬

迈向多元化戏剧

第二届华语戏剧营专辑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出版

总序

祝佩秋

天下有三不朽，“立言”其一，然须“言得其意，理足可传”，所以扬雄把抒情的诗词歌赋，看成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思之气短。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力主文以载道，鄙视专在词藻方面用功的骈俪俳偶，认为缺乏“经诂指归，马班气格”，相信也基于同样的观点。古人师意不师辞的想法，显然在乎突出内容而贬低技巧，拘泥实用形式而忽略艺术旨趣，难免失之偏激，跟现代人的见解大相径庭。

其实，现代人写作的精神，虽然未必满篇大道理，但通过各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同样表现了时代的特色与气息，透露了对整个人生的看法，将当代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传之后世，达到如出一辙的立言效果，因此现代文学纵然与经国大业有了距离，从直接易为间接，但其为不朽之盛事，则始终如一。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的编审与出版，就是认定任何一种文艺体裁，无非重要的历史文献，一切的文学形式，均具肯定的文化价值。职是之故，作家既然在当代扮演了他们难能可贵的角色，在文化的推展方面贡献他们的才智与力量

，那么，向历史交待的任务，我们也就必须毫不犹豫的肩负起来，给予适当的配合和具体的支持，庶几不致交上白卷。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同仁的努力之下，我们的出版计划获得顺利进行，到目前为止，已经印行的著作，包括小说、散文、戏剧、随笔、诗词、灯谜、翻译等，不下十类，并且普遍受到佳评，一致誉为宗乡会馆对文化贡献之创举。

对于各方的厚爱与美意，我们表示感激之余，实在不无诚惶诚恐之感，担心工作做得不够全面。但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这个出版计划将继续推行下去，务期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成长，更形多姿多采，落实上届张良材主任的呼吁，培养更多华文文艺作家，催生更多优秀的华文文艺作品。

我们深信，只要大家努力耕耘，即使硗确的土地，总有一天也会繁花似锦。

出版前言

第二届华语戏剧营专辑编委会

第二届华语戏剧营于1987年12月30日至1988年1月3日，一连5天假颐年中心举行。本届戏剧营邀请了中国大陆的余秋雨教授（上海戏剧学院）、高行健先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剧作家）、台湾的赖声川博士（表演工作坊艺术总监）、香港的容念曾（“进念二十面体”剧社创办人及艺术指导）与大马的克申吉博士，前来主持讲座及训练课程。

这几位博学多才的戏剧家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艺术滋养，开拓了我们的眼界，提高了我们的认识。为了巩固学习成果，保留珍贵的记录，戏剧营工作委员会特设小组，负责将戏剧营期间的重要资料（包括新闻报道，各项讲座及讨论会的内容）加以整理，结集出版。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素来关注我国文化活动，并积极负起推广任务，为文化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本专辑承蒙该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的垂爱，决定列入会馆丛书第十八种，并将成书赠送戏剧营工委处理，以便利用售书所得充作我国华语戏剧团的活动经费。对于潮州八邑会馆热心扶助文化艺术事业的仁风义举，我们谨此表示诚挚的谢忱并致崇高敬意！

目 录

总 序.....	祝佩秋
出版前言.....	编委会
庄日昆政务部长开幕致词摘要.....	1
余秋雨：中国戏剧的多元选择.....	5
余秋雨：多元化、世俗化及其他.....	22
余秋雨：艺术的立体构架.....	26
余秋雨：戏剧生命的再思考.....	63
余秋雨：艺术重建着生命.....	89
高行健：戏剧观念的演变.....	130
赖声川：充满小团体活力的台湾剧场.....	151
高行健、余秋雨、赖声川：对本地戏剧作品的批评.....	161
高行健、荣念曾：艺术创作·个人与群体.....	175
主讲者素描.....	180
嘉 慧：戏剧营感想.....	186
海 儿：戏剧营开拓了我的眼界.....	188
王毓敏：发现戏剧新天地.....	191
第二届华语戏剧营主办团体.....	196
第二届华语戏剧营工作委员会及专辑编委会.....	197

筹备工作报告·····	198
附录：第一届华语戏剧营简介·····	202

庄日昆政务部长开幕致词摘要

我们应该认真孕育和创造出一种独特文化，一种国人可以据为己有，引以为荣的新加坡文化。

塑造国家文化形象乃千秋事业，需要长时期的不断耕耘。我们不可能象建设花园城市和裕廊工业区一般，通过人工努力，在短短十或二十年内，即创造一个能为大家首肯的国家文化。

社会发展部政务部长庄日昆，于1987年12月31日为第二届新加坡华语戏剧营主持揭幕时，作上述表示。

他说，要完成这项艰巨的文化建设工作，“没有捷径可抄，必须老老实实从基本做起”，那就是追溯我们的文化根源，研究我们历史背景和收集整理我国的文物资料，这样才能为塑造我国文化形象打下稳固基础。

外国评论引人深省

他指出，当我们检讨过去一年的文化活动，为文化活动的次数逐年增加而沾沾自喜时，外国一份显示我国人民生活最为枯燥，文化生活最贫乏的调查报告书，是很引人深省的。

该份调查报告还指出我国的文化生活不及中国、菲律宾、印度、香港，甚至是伊拉克、伊朗和利比亚。

庄部长说，这份调查报告或有偏差，或不够客观，它却让我们了解外国人是怎样的眼光和尺码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和人民的文化生活。

我国要达到本世纪结束前成为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国家的目标，“我们就不能满足于目前的成就，以为主办一系列展览会，音乐会或舞台表演等活动，就能提高文化形象。”

我们应该更进一步改变国人对文化的基本态度，教育他们对艺术的兴趣和支持。同时也应该制造有利的环境，培育卓越的艺术家的、文学家、音乐家和表演家，以加强我们民族文化的阵容。

庄部长表扬我国华语话剧团以锲而不舍的精神，联办第二届戏剧营，进一步开拓本地戏剧工作者视野和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戏剧工作队伍。

希望获得慷慨捐助

我国16个华语话剧团是在1982年举行的第四届新加坡艺术节，首次携手合作演出本地创作剧《小白船》后，藉着这次演出为本地剧坛带来的巨大冲激力，在1983年联办第一届戏剧营。

在1984及1986年的艺术节，他们先后联合公演《乌拉世界》及《嗟吓店》后，再接再厉于今年筹组新加坡华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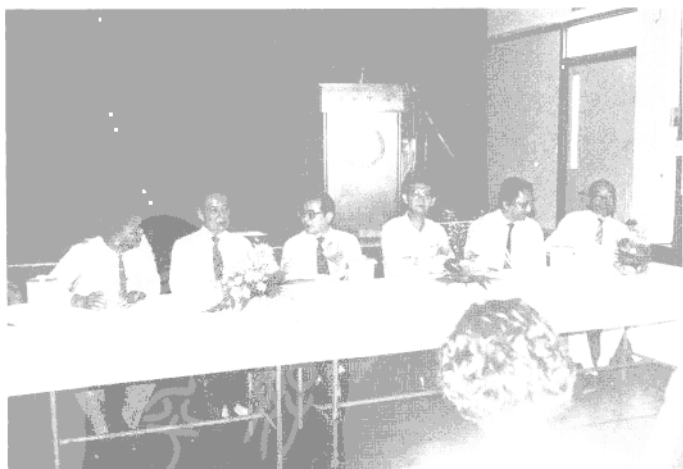
话剧团体联合总会，以便群策群力共同推动文化事业。

戏剧营工委主席郑民威先生在会上致词时，就语重心长地呼吁今年的赞助机构社会发展部、《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雅都贸易有限公司、京华酒店和赞助人唐裕，来年能更慷慨赞助戏剧营。

“因为第一届戏剧营参加者有161人，今次参加者则接近270人，戏剧营得到戏剧爱好者的支持，相信赞助我们的社会发展部、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会感到高兴，希望将来他们能慷慨赞助我们。”

庄部长反应特别灵敏，他在接着被邀上台演讲时，即说“主席刚才说的最后那句话，我们都听到了”，这引来了全堂哄笑和热烈的掌声。

受邀前来为为期四天的第二届戏剧营作专题演讲的海外戏剧工作者，包括中国的余秋雨、高行健、香港的荣念曾，台湾的赖声川和马来西亚的克里申·吉。



上：社会发展部政务部长庄日昆为第二届华语戏剧营鸣锣开幕。

下：出席开幕礼的贵宾(左起)：庄部长、郑民威、黄锦西、黄友江、蔡锦淦、张荣。

中国戏剧的多元选择

主讲者：余秋雨

中国在结束了艺术文化相当荒凉的时代之后，所有的艺术工作者、戏剧工作者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戏剧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过去思考过，可以说从五四以后便有很多人思考了，到今天这个时代，思考的艰难度就更大了。因为它不全是一次纯学术的探讨，它牵涉到电视和电影的冲击，电视电影把我们的观众给拉走了。

没有结论的争论

对这个问题，众说纷云。有的人说应该重振中国五四以来的雄威。有的提得更早，特别是搞戏曲者。他们认为五四以后话剧的雄威还建筑在一个舶来品的基础上，重振中国戏剧的雄威，还得提得更早，要对戏剧本身的生命作进一步的研究。

更有一些青年认为，无论是戏曲或戏剧的传统，今天来看都太狭隘了，必须用一种新的格式，新的风格，新的气魄来创造一个新的戏剧天地。

当然还有其他种种主张；在每一个观点看来似乎差不多的人士当中，意见也并不是完全一致。各种主张之间也免不了会引起尖锐的争论。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经过两三年之后，这场争论并没有出现一种意见压倒另一种意见，最后某一种意见取得统治地位的结果。

尤其惊讶的是，论争的时间越长，读争论文章的人，戏剧界的多数朋友，包括争论双方的当事人，兴趣越浓。理由何在？

理由是，我们毕竟进入到现代，而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多元文化；多元文化这个概念在其他国度里边，在其他文化领域里边，可能已经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它具有很尖锐的挑战性，人们要接受这个课题，具有很大的内在痛苦。我所说的内在痛苦，并不是说我们的艺术工作者并不喜欢多元；在那个文化荒凉的时候，艺术工作者期望着多元的时代快快到来。

反多元化的心理因素

但是非常麻烦的是，今天的中国人，是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封建历史的缔造物。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并

不是从我出生的那一年开始，才进入我的生命期。我的生命期可以追溯得很远。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漫长的历史通过种种渠道，对我进行着文化沉淀，结果制造出中国大陆的文化人所有的一个矛盾：一方面非常希望文化多元，戏剧繁荣，另外一方面，他的灵魂深处却埋藏着文化大一统的理想，他们总是急切的等待着有一种特别标准的戏剧格式出现：不太洋化，也不太保守；既捍卫了传统，又能够有新的格局。每个人都希望有个权威大师来宣布中国戏剧的标准配方应该是怎么样的？只要这种期望还存在，在我看来，真正的繁荣不可能出现，真正多元的戏剧不可能出现！

这几年来，中国戏剧界经历着极其艰苦，也是极其有价值的一次转换，已经开始懂得，应寻找一种最好的典范，去统一中国剧坛，而恰恰相反，现在需要用繁多来代替单一，而不是简单的以新代替旧，或者以这个代替那个！

然而即使已懂得应该这样子发展我们的戏剧，在实践中，思想阻力还是非常多。

比如，举一个非常简单的思想包袱上的例子：中国出版的《戏剧报》曾进行过好几年的关于戏剧观念的论争，有一方面就是要维护传统话剧的优势，即如何塑造人物，如何处理冲突，如何用单一体验的方式来展现出极其真实、尤其具有典型性的舞台人物；另一派认为，现在有很多种走向，这些新走向每一条都和原来的传统不一样。

这么一场争论，到后来，大家就觉得有点无聊了。无聊在哪儿呢？无聊在这么一个问题上：中国有10亿人口，有

那么多观众，为什么争论的双方，不去认真的根据自己的观念，投入实践，搞出自己认为最理想的戏来，各自争取自己的观众？试想想，一个家庭里，老太太和小孩在选择电视频道时，意见都不一致，更何况是戏剧形式之于十亿人口？

一种花扮不出一个春天

我们总希望在春天来到的时候，百鸟争鸣，但是总有一些人比较好心，想在这么多鸟声中，选择一种最漂亮的鸟声来统一春天。

我说，最美的鸟声给你选择出来了，让它来统一春天，那就失去了春天。春天的特征，就是让各种鸟都叫，只要是春鸟——当然为了这些我们就得驱除那些伤害春鸟的凶猛动物，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再举另一个例子。欧洲有位医学家，设计了一种营养胶丸，每天吞下一颗胶丸营养就非常全面了。但是人们却宁可坐在餐桌前，吃着营养非常片面的各种各样的菜。如果由胶丸来统一全世界人们的饮食，这是人类的一个悲剧。文化和戏剧也是这样，我们不是去炮制营养胶丸；它当然有营养，但是它的标准化，却是排斥多元的。

有了这种基本的认识，我们才真正懂得了文革时期所谓样板戏的荒唐性；问题不在于样板戏本身不能存在，而是在于利用奇奇怪怪的政治权力，把几亿人的审美兴趣统一在几个模式里边。

这几年来，许多戏剧工作者已经慢慢适应这种观念，因此关于戏剧的论争便不再继续下去。

创造多元的艺术天地

如果每个戏剧工作者都懂得这点，就会出现很好的景象，即：搞戏剧工作不是去追随某一个大师，不是去靠近某一种规范，而是要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上，去实现和创造自己的“元”——多元的元，让自己的艺术个性真正觉醒。再小的天地里，由于“元”很多，天地就显得很大。

有些人担心，这么下去，对于一个民族文化来说，就没有一种典范性的优秀作品了吗？当然有，一个民族一定有其艺术旗帜，但这个艺术旗帜并不是预先决定的，并不是事先可以设计和期望的，它只能在一个庞大的技术基础上，进行非常自然的优胜劣败的优化选择；选择者是文化，是历史，是观众！经过这样的选择之后，才可能出现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时代、这个历史的真正典范性的作品。

对于戏剧工作者来说，自己必须成为典范的追求者，这是历史的任务，是以后文化史家的任务。

以上所谈的是戏剧观念的导入。对于中国当前的戏剧形势，我很难作个概括。可是难以概括本身不就是一个概括吗？

戏剧观念的开拓

〔实例一〕：北京人艺的开拓

过去在戏剧界中难以出现的现象，现在也已出现了。比如中国最负盛名的北京人艺，有《茶馆》那么好的艺术精品。照旧的那一套想法，北京人艺完全可以一头扎在这个戏里边了。但令人惊讶的是，人艺却容纳高行健和林兆华这两位做戏剧实验的剧作家和导演。这个有着十分丰富的、优秀的艺术遗产的团体，竟然作了大胆的开拓，而且似乎还在全国起了带动的作用。这个意义确实很大。它所提供的幅度，让其他艺术工作者，看到中间的自由天地有多大，至少让话剧工作者感到在《茶馆》和高行健之间还有很多中间选择。

〔实例二〕：地方戏曲演莎士比亚

又例如1986年搞的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各种地方戏曲都来演莎士比亚的戏。他们的处理方法不尽相同，比如昆曲演的时候讲究的是程式、唱腔，而上海话剧导演胡伟明用越剧演《十二月》的时候，主要却是要传达《十二月》里的那种浪漫情调，而不再讲究越剧的唱腔。

话剧团在演莎士比亚的戏时，也作各种各样的尝试。

〔实例三〕：沈阳话剧团“《搭错车》现象”

东北沈阳话剧团演出了两个戏，一个是苏联名剧《一把长椅》，三个多小时的戏，就只有两个演员，观众把演员围在中间；演出过程中，演员还邀请观众跳舞，观众也非常喜

欢。这个戏演员少，观众也少。

但就是这个话剧团，竟然同时在沈阳万人体育馆，演出了两个规模非常宏大，使人想起古希腊悲剧演出方式的戏《搭错车》和《走出死谷》。几万观众就象围看一场足球赛。

戏演得怎么样，品味高低如何暂且不论，但见体育馆外车如流水马如龙，观众在十个出口处排长龙。戏已经连演了一千场。

在东北一个小小的城市，同样一个话剧团，竟然创造了幅度相差那么大的演出：可以只用两个演员在小客厅演出三小时，还邀请观众跳舞；也可以把几万观众拉到同一个地方，一样指挥若定。这说明了只有在多元观念确立以后，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而在这个问题上，观众似乎还比戏剧工作者更开通，而理论工作者也以最大的热情，去呼唤多元文化的出现。

中国的剧种太多了，哪一剧种最有希望？那些在现在出现的可行性道路越多的剧种，今后就越有希望，它获得优化选择的可能性就越大。

创造传统

要创造一个真正的多元天地，首要工作就是开拓和实验。

开拓不仅是对新的，对传统，也有开拓的余地。我的《艺术创造工程》一书中，有一章谈到“创造传统”。传统也